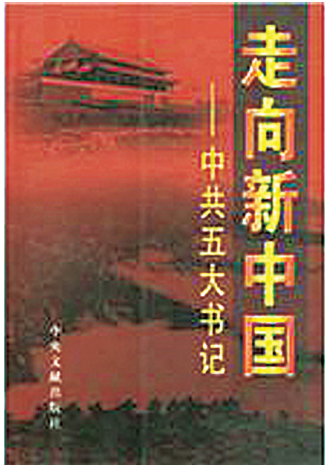




任弼时

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中日战场，日军作战日趋被动，战斗力日益减弱，到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为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毛泽东更加注意发展边区的建设。12月22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由

任弼时和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七人组成财经问题座谈会，由任弼时负责主持。

从1944年1月13日至2月11日连续近一个月任弼时主持经济座谈会。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任弼时撰写了《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毛泽东阅后作了补充和修改，并批示：

（一）印五千本，发到五千个干部阅读，标明“党的高级干部读物，不得遗失”，“送少数本到敌后根据地去”。

（二）在高干会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和中直可去三百人左右。另在中央党校第一部讲一次。

1944年4月7日、8日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后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长篇讲演。他认为，目前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已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已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逐渐地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比较有组

织有计划的经济。

为此，他提出三个基本方针：一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二是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三是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

任弼时特别强调，作好财经工作，首先要使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和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和财经干部，在思想上能够全面地认识财经工作的重要性，要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够破坏旧的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快乐幸福的社会，那我们也一定会失败，不能胜利的”。

在讲演中，他还主张边区现在必须培养大批建设工作的干部，不仅是供给边区的需要，而且把有经验干部供给敌后抗日根据

地去。各根据地党委也要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工作，使他们专门向这方面发展，以“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材”。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讲的不久可能召开的我党七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

在上述基本方针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工作更有章法。

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礼堂召开，于1945年4月20日结束，历时11个月，先后召开8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 and 城市工作问题。

1944年5月21日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会议期间设立主席团，由中央书记处3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加朱德和周恩来5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与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工作。会议并初步拟定了“七大”日

程：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与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演讲，任弼时作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历史报告。此外，还安排高岗、彭德怀、陈毅3人分别作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3地区工作演讲。

七中全会开幕前，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洛甫、彭真、高岗组成，19日增补博古参加，由任弼时负责召集。为了让七中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一成立，任弼时立即投入起草工作，他不但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且亲自参加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为了赶时间，秘书们都是连夜复写。就这样夜以继日地赶写，终于在1944年5月七中全会开幕当月任弼时完成了第一稿，即《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

(214)

参谋听到有人怜悯地说了这么一句。他歪过头去，在黑暗里，朝那几个人恐惧地望望，他们又把一个伤兵向土坑里推，这个伤兵的惨叫，比先前一个更加叫他胆寒，像屠场上临宰的牛一样，惨叫声拖得很长很长。参谋感到有千万根尖针，一齐钻入到他的骨髓里面，全身汗毛立刻竖了起来。

参谋又站起身来，手里抓住一根冷冰冰的伤兵们丢弃了的枪杆，他利用枪杆的支持，飞快地逃走开去，死亡的魔鬼，驱使他无目的地胡奔乱跑，越是枪弹密集的方向，他就越向那里奔跑，冷僻无人的地方，他却拼命地避开。是一团火光吸引了他，他终于临死得救，奔到了火光跟前。双方射击的密集的子彈，竟然没有一颗打中到他的身上。他也没有辨明伏在火光附近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便躺倒在他们旁边，大叫了一声：“救命呀！”把手里的一支美国步枪，摔得远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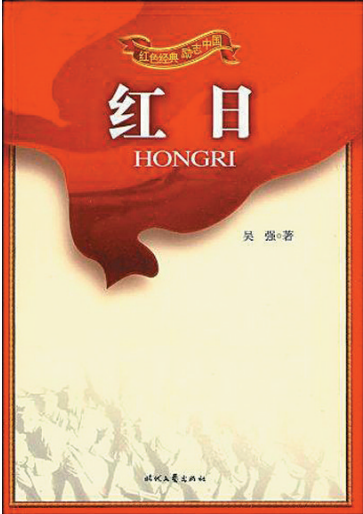
师长何莽最头痛的一件事，是众多的伤兵无法处理。轻伤的，他们自己会爬、会走，包包扎扎以后，可以集中到一个地方去，重伤的倒在阵地上，自己爬不下去，救护兵也到了需要别人救护的地步。这些重伤兵，断了腿的，打穿了胸腹的，在阵地上躺着、哭叫着，使没死没伤的士兵们只能闭着眼睛打枪，他们看到死了没人收尸，伤了没人救治，眼泪就止不住地滴下来。他们悲伤、叹息、战栗、恐惧、愤恨、怒骂。为了求生，有的跑到解放军方面去，有的就在解放军打到面前的时候，举枪投降。何莽不想知道、但是终于知道了这种景象，不能不感到士兵们斗志瓦解的危险。于是，他命令各个团组织了掩埋队，死了的就地掩埋，重伤的进行秘密活埋。

何莽对于他的罪恶手段的效果，很是满意。当他听到阵地上的枪声剧烈起来，打退对方的一次进攻，按照他的命令举行出击的时候，他的长满了黑毛的手，便抓过一瓶没吃完的啤酒，把嘴巴套在瓶口上，“咕噜咕噜”地喝起来。副官用刺刀撬开牛肉罐头，送到他的面前，他抓了一块卤淋淋的牛肉，扔到嘴里。

“罐头还有多少？”何莽嚼着牛肉问道。
“还有一两百个。”副官回答说。
“送五十个到阵地上去！给士兵们吃！告诉他们：我是喜欢他们的！他们能够守住阵地，扑灭敌人！他们不怕死！”

何莽滚瓜似的说了这几句话，发狂似的大笑起来。几乎连外面的炮声，都给他的笑声盖了下去。

在他的笑声里，啤酒瓶从手里摔落到地上，没有喝完的啤酒，喷溅到他自己的脚上，别人的身上，墙壁的地图上。



何莽倒在破藤椅上，倾听着地下室外面的枪、炮声，醉态迷糊地说：

“没有问题，再守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也不在乎！仙公说得好！我是一块磁铁、磁铁，最后砸断钢钉！我是他的象鼻子，象鼻子！最后，最后这么一卷，扫掉了敌人！”

说着的时候，他的黑毛大手不住地摇摆，做着象鼻子卷动的姿态。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惶惑地但又很感兴趣地盯着他那半狂半醉的神情。

二十四

经过两夜一天的吐丝口战斗，形成了僵持的状态。还有三分之二的敌人没有解决。

南线二十多万敌人，已经越过临沂，在四十里宽阔的正面，齐头向北推进，用数百门大炮日夜轰击，不顾一切地压迫下来。阻击部队坚持着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山头，阻挡敌人前进。

莱芜城的外围敌人，一小部分被歼灭，新泰城一个师的敌人向我军投降。莱芜城外村庄、集镇，大多已被我军占领，大部分敌人被压缩得混杂地拥挤在莱芜城里和附近的几个据点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在今天下午对莱芜城里的敌人进行总攻击。

战役要求速决，战役接近到最高潮。和野战军参谋长通过电话，了解了全面情况以后，沈振新冒着敌机的疯狂扫射，步行了八里丘陵小路，来到已经移到吐丝口石圩里面的师指挥所。他和眼睛熬红了梁波、曹国柱稍稍谈了几句，便和作战科长黄达隐蔽在一堵高墙后面，用望远镜观察着激烈的战斗情景。

(55)

村子里所有的大街和小巷全都是这副破落景象。只有下街尽头上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家的院子还像个样：完好、井井有条。然而就是这里也不像当年那么景气了。仓房顶上的铁公鸡因为年迈倒下了，仓房也歪斜了，内行人一眼就会看出很多经管不当的地方。老头子哪能全照顾到，粮食也种得少了，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只有麦列霍夫家的人口没有减少。娜塔莉亚在去年秋初一胎就生了两个孩子，顶上了在前线奔命的彼得罗和葛利高里。她很会博得公婆的欢心，生了一男一女。娜塔莉亚在怀孕期间忍受了很大痛苦，有时候因为腿疼难忍，一连几天都走不得路，走起来就皱着眉头，拖着两条病腿磨蹭，但是她坚强地忍受着疼痛，——日益瘦削，然而幸福的脸上从不露出痛苦的样子。有时腿疼得特别厉害，太阳穴上渗出一粒粒汗珠；伊莉妮奇娜只是这时候才看出来，她摇着脑袋，骂道：“你去躺躺吧，该死的婆娘！你想把自个儿累死吗？”

一个九月的晴朗的日子，娜塔莉亚感到快要分娩了，就走到街上去。

“你这是上哪儿去呀？”婆婆问道。
“到河边草地去。看看牛。”

娜塔莉亚匆忙走出村子，不断四下张望，哼哼着，双手捧着肚子，钻进茂密的野荆丛，躺了下去。当她从后街走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她用麻布围裙包回来一对双生子。“我的乖乖呀！该死的东西！你这是干什么？……你上哪儿去啦？”伊莉妮奇娜大叫起来。

“我害羞所以出去啦……我不敢叫爸爸……我是个干净女人，好妈妈，我已经给他们洗过身子啦……您抱去吧……”娜塔莉亚脸色苍白地解释说。

杜妮亚什卡急忙跑去找接生婆。达丽亚也忙着去铺筐箩，伊莉妮奇娜连哭带笑地喊道：

“达什卡！你放下筐箩吧！难道他们是小猫儿，要放在筐箩里？……主啊，是两个呀！噢噫，主啊，一个是小小子！……亲爱的娜塔莎！……你们快给她铺上床啊！……”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院子里一听说儿媳生了个双生，先是无可奈何地把两手一摊，接着就高兴地捋着大胡子笑起来，而且无缘无故地朝匆匆赶来的接生婆喊道：

“你这个就会胡说的木头蜜罐子，

巫婆！”他在老婆子面前摇晃着一个指甲长得要命的手指头喊道。“你胡说！麦列霍夫家不会很快就断根的！儿媳给我们生了一个哥萨克外加一个姑娘。这个儿媳可太好啦！主啊，这样的情义我可怎么报答她呀，我的小心肝儿？”

那年是个丰收年：母牛生的是双生，在米哈伊洛夫节前，绵羊生的也是双生，山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对这种情况感到奇怪，暗自盘算道：“今年真是个好走鸿运的年头，是个丰收年！全是双生。现在我们家是人畜兴旺……噢呵呵！”

娜塔莉亚自己把孩子喂到一周岁。九月里给他们断了奶，但是直到深秋，她的身子仍然没有恢复过来；牙齿在消瘦的脸上闪着乳白色的光泽，两只因为瘦而显得大的眼睛里也闪烁着温暖的朦胧的光芒。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孩子身上了，对自己则得凑合就凑合，做完家务事以后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孩子身上：给他们洗澡，洗尿布，打毛衣，缝缝补补，而且经常是斜倚在床上，耷拉着一长腿，从摇篮里掏出两个孩子，摇着肩膀，把两只胀得鼓鼓的、像香瓜似的乳黄色大奶子，从肥大的衬衣里拿出来，同时喂两个孩子。

“这样他们会把你全都吸干的。喂得太勤啦！”伊莉妮奇娜拍拍孙子孙女胖出了褶儿的小腿抱怨道。

“喂吧！别舍不得奶！人奶又不能给你做奶油，”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唯恐儿媳媳妇听老太婆的话，粗鲁地插嘴说。

(204)

